

# 语文读本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

第二册



◎ 语文出版社教材研究中心 编

 语文出版社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

# 语文读本

## 第二册

◎ 语文出版社教材研究中心 编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

语文读本

第二册

语文出版社教材研究中心 编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cb.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2.5 印张

2005 年 7 月第 2 版 2006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定价: 13.50 元

ISBN 7-80184-367-3/G·328

---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编写说明

本书是与语文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配套的学生课外读物（每册教科书配一册，共五册）。选文均为历久不衰、广为传诵的名篇，内容和形式与教科书大体对应而又有所扩展，数量约为教科书课文的3—4倍，每篇选文后均设计有思考练习题。目的在于使学生养成阅读兴趣，扩大阅读视野，增加语文积累，丰富人文精神。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教科书中的课文与《读本》中的选文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学生进行对比阅读或扩展阅读，以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编者

2005年5月

# 目 录

- 1 毛泽东传(节选) ..... (1)
- 2 记曾孟朴先生 ..... 郁达夫 (5)
- 3 回忆鲁迅先生(节选) ..... 萧 红 (8)
- 4 随军散记(节选) ..... 沙 汀 (20)
- 5 杜甫(节选) ..... 闻一多 (23)
- 6 朱元璋传(节选) ..... 吴 晗 (32)
- 7 徐悲鸿的一生(节选) ..... 廖静文 (37)
- 8 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 沈从文 (42)
- 9 林肯传(节选) ..... 卡尔·桑德堡 (51)
- 10 贝多芬传(节选) ..... 罗曼·罗兰 (54)
- 11 五十岁的爱因斯坦 ..... 赖 泽 (59)
  
- 12 感时诗四首
  - 关山月 ..... 李 白 (68)
  - 又呈吴郎 ..... 杜 甫 (68)
  - 轻肥 ..... 白居易 (69)
  - 再经胡城县 ..... 杜荀鹤 (70)
- 13 咏怀诗四首
  - 感遇(其二) ..... 陈子昂 (71)
  - 月下独酌(其一) ..... 李 白 (71)
  - 秋兴八首(其一) ..... 杜 甫 (72)
  - 渔翁 ..... 柳宗元 (72)
- 14 怀古诗四首
  - 夜泊牛渚怀古 ..... 李 白 (74)
  - 蜀相 ..... 杜 甫 (74)
  - 西塞山怀古 ..... 刘禹锡 (75)
  - 过华清宫绝句(其一) ..... 杜 牧 (75)

## 15 边塞诗六首

- 从军行(其四、其五) ..... 王昌龄 (77)
- 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 ..... 高 适 (77)
-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 岑 参 (78)
- 和张仆射塞下曲(其二、其三) ..... 卢 纶 (78)

## 16 友情诗四首

- 望月怀远 ..... 张九龄 (80)
- 梦李白(其一) ..... 杜 甫 (80)
- 云阳馆与韩绅宿别 ..... 司空曙 (81)
- 问刘十九 ..... 白居易 (81)

## 17 爱情闺怨诗五首

- 长干曲(其一、其二) ..... 崔 颢 (83)
- 遣悲怀(其二) ..... 元 稹 (83)
- 宫词(其一) ..... 张 祜 (84)
- 无题(其一) ..... 李商隐 (84)

## 18 山水诗四首

- 秋登兰山寄张五 ..... 孟浩然 (85)
- 汉江临泛 ..... 王 维 (85)
- 阙题 ..... 刘眘虚 (86)
- 山石 ..... 韩 愈 (86)

## 19 音乐诗四首

- 听蜀僧濬弹琴 ..... 李 白 (88)
- 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 ..... 李 颀 (88)
- 省试湘灵鼓瑟 ..... 钱 起 (90)
- 听颖师弹琴 ..... 韩 愈 (90)

- 20 翡冷翠山居闲话 ..... 徐志摩 (92)
- 21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 俞平伯 (95)
- 22 荷塘月色 ..... 朱自清 (100)
- 23 爱尔克的灯光 ..... 巴 金 (103)
- 24 黄鹂 ..... 孙 犁 (106)
- 25 霞落燕园 ..... 宗 璞 (109)
- 26 怀念蒲公英 ..... 董 桥 (114)

- 27 冒险记幸 ..... 杨 绛 (117)
- 28 秦腔 ..... 贾平凹 (124)
- 29 大地上的事情(节选) ..... 苇 岸 (130)
- 30 我与地坛(节选) ..... 史铁生 (133)
- 31 远与近 ..... 托·沃尔夫 (142)
- 32 世间最美的坟墓 ..... 茨威格 (145)
- 33 冬天之美 ..... 乔治·桑 (147)
- 34 一片树叶 ..... 东山魁夷 (149)
- 
- 35 郑伯克段于鄢 ..... 《左传》 (152)
- 36 触龙说赵太后 ..... 《战国策》 (155)
- 37 廉颇蔺相如列传 ..... 司马迁 (158)
- 38 苏武传 ..... 班 固 (166)
- 39 张衡传 ..... 范 晔 (175)
- 40 五人墓碑记 ..... 张 溥 (179)
- 41 谭嗣同传(节选) ..... 梁启超 (183)
- 42 笔记文四则
- 温峤娶妇 ..... 《世说新语》 (188)
- 崔昭行贿事 ..... 《唐国史补》 (189)
- 迪功郎 ..... 《鸡肋编》 (189)
- 马从一 ..... 《老学庵笔记》 (190)



## 毛泽东传<sup>①</sup>（节选）

关于“死”的问题，毛泽东一直坦然处之。

进入老年后的毛泽东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他对一位工作人员说过：“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sup>②</sup>

当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国庆二十六周年到来时，那天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他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平静地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一九七六年农历除夕之夜（一月三十日）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张玉凤回忆道：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sup>①</sup> 选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逢先知、金冲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sup>②</sup> 见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夜饭。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sup>①</sup>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失声大哭，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有时，他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地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〇师干部作报告（一九四二年），另一张是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一九四七年）。

从这年五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

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sup>②</sup>

① 见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② 参见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

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七点八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和唐山毗邻的天津、北京等地也受到这次强震的影响。清晨，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来到毛泽东处报告唐山地震情况，建议他尽快离开目前的住处“游泳池”，搬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他用手势表示同意“搬家”。这样，就用软担架把他迁移到中南海内新建的平房“二〇二”号，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死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当天，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调集解放军部队、医疗队和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兼程，赶赴唐山灾区，抢险救灾。八月初，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慰问团到达灾区，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慰问受灾群众。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八月十八日），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进入七、八月，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已常处于昏迷状态。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了解情况，中央政治局决定发一份通报。可是，这份由江青等参与起草的通报稿却不顾事实地称：毛主席的病情已经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讨论时，叶剑英、汪东兴等坚决反对这种写法，同江青、张春桥发生争执。最后，签署通报的华国锋删去了原稿中“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等文字。

病势沉重的毛泽东这时有个心愿：“落叶归根”，回到故乡湖南韶山休养。鉴于毛泽东的身体现状，任何移动都可能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这一要求。

九月初，毛泽东再度病危，医护人员立即实施抢救并加强监护。中央政治局成员们轮流在毛泽东的住地值班。医护人员通过监护器械紧张地观察血压、心律、呼吸等数据，并随时为他导尿、输氧、输液……

从九月七日到八日下午，已在垂危中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七这天，经过抢救刚苏醒过来的毛泽东示意要看一本书。由于声音微弱和吐字不

清，工作人员没能明白是要哪一本书。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用颤抖的手握笔写下一个“三”字，又用手敲敲木制的床头。工作人员猜出他是想看有关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当把书找来时，他点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态。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毛泽东只看了几分钟，又昏迷过去。根据医疗组的护理记录，可以看出：

八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sup>①</sup>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是八日下午四时三十七分。在心律失齐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三十分钟，这离他去世只有八个多小时了。

这天下午六七点钟，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维持他的生命。这以后的五六个小时，他已完全无法说话。当晚，他的血压继续下降，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反应，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同叶说话。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要讲。但已说不出话来。<sup>②</sup>

九月九日零时十分，经连续四个多小时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 思考与练习

- 一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人民景仰的领袖。文章近距离地描写了晚年的毛泽东，他对待生死问题虽然乐观豁达，但也流露出普通人复杂的情感。说一说本文表现了毛泽东的哪些情感。
- 二 本文大量引用有关史料，有什么作用？

<sup>①</sup> 见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

<sup>②</sup> 参见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5期）。



## 记曾孟朴先生<sup>①</sup>

郁达夫

当孟朴先生作故的时候，《东南日报》的记者黄萍荪先生，曾来访问过我，已经将先生的身世，约略讲过一遍了；后来看见邵洵美先生在《人言》上，郑君平先生在《新小说》上，各做过一篇关于曾先生的文字；现在在林语堂、陶亢德两先生合编的《宇宙风》上，并且还登载了哲嗣虚白先生自己编撰的一部很详尽的孟朴先生的年谱，要想知道曾先生的一生经过，和著作学问以及任事履历的人，但须去翻读第二三四期的《宇宙风》就对，这里我只想写一点先生和我个人的交谊。

当我迁上杭州来住之先，因为时势与环境的关系，不得不在洋场的上海寄寓，前后计算起来，自民国十五年年底起，一直到二十一年春天止，一共也整整住上了七八年的光景。这一段时间，是中国新书出版业的黄金时代；上海的新书店开得特别的多，而一般爱文学，写稿子的人，也会聚在上海的租界上。本来是商业中心的这一角海港，居然变成了中国新文化的中心地。

洵美他们的金屋书店，开幕了不久，后来又听见说，曾先生父子，也拉集了几多股子，开起真美善书店来了；我当时因为在生病，所以他们开幕的时候请客，终于没有去成。那时候洵美的老家，还在金屋书店对门的花园里；我们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须上洵美的书斋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在洵美他们的座上，我方才认识了围绕在老曾先生左右的一群少壮文学者，像傅彦长、张若谷诸先生。从他们的口里，我于听到了些曾先生的日常起居，与他的老而益壮的从事创作精神之余，还接到了一个口头招请。说曾老先生也很想和我谈谈，教我有空，务必上他家里去走走。这时候，他住在法界的马斯南路，我住在静安寺的近旁，必里虽则也时常在向往，但终因懒惰不过，容易发不起上法界去的心，所以当真美善开后的一年之中，还没有和他见一

<sup>①</sup> 选自《郁达夫文集》第四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曾孟朴，即曾朴（1872—1935），小说家，代表作《孽海花》。

面的缘分。

后来，书业衰落了，金屋书店因蚀本而关了门。真美善也岌岌乎有不可终日之势，曾老先生把家迁移了，迁住到了离我的寓舍不远的静安寺路犹太花园对面的一处松寿里中。

记得是一天初冬的晚上，天气很寒冷，洵美他们在我们家里吃饭。吃过饭后，没地方去走，洵美就提出了去看曾先生的建议。上了洵美的车一拐弯，不到三分钟的时光，就到了曾先生的住宅了，他们还正在那里吃晚饭。

孟朴先生的风度，实在清丽得可爱；虽则年龄和我相差二十多岁，虽则嘴上的一排胡子也有点灰了，但谈话的精神的矍铄，目光神采的奕奕，躯干的高而不曲，真令我这一个未老先衰的中年小子，感到了满面的羞惭。先生的体格，原是清癯的，那时候据说还在害胃病，但是他的那一种丰采，却毫没有一点病后的衰容。

我们有时躺着，有时坐起，一面谈，一面也抽烟，吃水果，喝酽茶。从法国浪漫主义各作家谈起，谈到了《孽海花》的本事，谈到了先生少年时候的放浪的经历，谈到了陈季同将军<sup>①</sup>，谈到了钱蒙叟<sup>②</sup>与杨爱的身世以及虞山的红豆树；更谈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个人的享乐的程度与限界。先生的那一种常熟口音的普通话，那一种流水似的语调，那一种对于无论哪一件事情的丰富的知识与判断，真教人听一辈子也不会听厌；我们在那一天晚上，简直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窗外的寒风，忘记了各人还想去干的事情，一直坐下来坐到了夜半，才兹走下他的那一间厢楼，走上了回家的归路。

自从这一次见面之后，曾先生的印象，便永远新鲜活泼地印入了我的脑里；后来他与虚白先生合译的那本《肉与死》出版了，当印出的那一天，我就得到了一册赠送本；这一本三百多页的大著，因为是曾先生所竭力推荐的作品，书到的晚上，我一晚不睡，直读到了早晨的八点。

先生的忏悔录的《鲁男子》，因为全书的计划很大，到现在也仍还是一部未完的大作品；我在当时正想翻读的当儿，又因一转念，等出完了之后再读不迟，终于搁了下来。事后追想起来，何以那时候会偷懒到这一步，不于曾先生的生前，精读一下他这部晚年的巨著，当面去和他讨论讨论？现在虽则悔恨到了万

① [陈季同 (1852—1907)] 福建人。青年时期与严复一同就读于福建船政学堂。后留学欧洲，在中国驻英、法、德等使馆任职。其法文著作多种，将一个理想化的“文化中国”形象传达给西方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

② [钱蒙叟] 即钱谦益 (1582—1664)。明朝崇祯时为礼部侍郎，清兵南下，率先迎降，后又参与反清活动。

分，可已经是驴鸣<sup>①</sup>空吊，无补于实际了。

曾先生所特有的一种爱娇，是当人在他面前谈起他自己的译著的时候的那一脸欢笑。脸上的线条，当他微笑的时候，表现得十分的温和，十分的柔热，使在他面前的人，都能够从他的笑里，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像春风似的慰抚。有一次记得是张若谷先生，提起了他的《鲁男子》里的某一节记叙，先生就露现了这一种笑容；当时在他左右的人，大约都不曾注意及此，我从侧面，看见了他的这一脸笑，觉得立时就掉入了别一个世界，觉得他的笑眼里的光芒，是能于夏日发放清风，暗夜散播光明似的；这一种感想，我不知道别人的是不是和我的一样。

二十年的春天，是老太夫人八十，曾先生六十的寿辰，同时也是他第三位公子新婚的日子；上海的一批朋友，大家是约好去常熟拜寿道喜的，我因为不在上海，终于错过了这一次游常熟的机会。等洵美他们回来之后，大家说起这一次常熟之游，还是谈得津津有味，对我说：“可惜只缺少了你们夫妇的同行，曾老先生是十分希望你们去的。”这一回喜事过后，曾先生的身体，似乎就不十分康健了；其后真美善也闭了店，先生的踪迹，只在苏州常熟的两处养病闲居，不常到上海来了，这中间我并且又迁到了杭州；嗣后一直到接先生的讣报为止，终于没有第二次再见先生的一次面的机遇。不过现在虽和先生的灵柩<sup>②</sup>远隔千里，我只教闭上眼睛，一想起先生，先生的柔和的风貌，还很鲜明地印在我的眼帘之上。中国新旧文学交替时代的这一道大桥梁，中国二十世纪所产生的诸新文学家中的这一位最大的先驱者，我想他的形象，将长留在后世的文学爱好者的脑里，和在生前见过他的我的脑里一样。



#### 思考与练习

- 一 本文主要回忆了作者与曾孟朴先生见面时的情景，语言质朴而饱含感情。文章描写生动，使人如临其境。你认为哪段文字最传神？为什么？
- 二 文章篇幅短小，结构谨严，作者感情深蕴其中。试找出能够表现作者感情的语句，说一说都表现了作者什么样的感情。

① [驴鸣] 典出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指伤悼故友。

② [灵柩(chèn)] 灵柩。

## 3

回忆鲁迅先生<sup>①</sup>（节选）

萧 红

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诉周先生，我说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周先生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选个礼拜日，海婴<sup>②</sup>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但这只是想着而未有做到，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我是去过兆丰公园，也去过虹口公园或是法国公园的，仿佛这个定义适用在任何国度的公园设计者。

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石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

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冬天又凉又湿，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大家都提议把这鞋子换掉。鲁迅先生不肯，他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

“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也不就一转弯到××书店走一趟吗？”

鲁迅先生笑而不答。

“周先生不是很好伤风吗？不围巾子，风一吹不就伤风了吗？”

鲁迅先生这些个都不习惯，他说：

“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

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挟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

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带出去，回来必带回来，出去时带着回给青年们的信，回

① 选自《鲁迅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② [海婴] 鲁迅之子。

来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鲁迅先生看的稿子。

鲁迅先生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还提着一把伞，一进门客厅里早坐着客人，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谈了很久了，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

鲁迅先生上楼去拿香烟，抱着印花包袱，而那把伞也没有忘记，顺手也带到楼上去。

鲁迅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口味。许先生<sup>①</sup>想请一个北方厨子，鲁迅先生以为开销太大，请不得的，男佣人，至少要十五元钱的工钱。

所以买米买炭都是许先生下手，我问许先生为什么用两个女佣人都是年老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许先生说她们做惯了，海婴的保姆，海婴几个月时就在这里。

正说着那矮胖胖的保姆走下楼梯来了，和我们打了个迎面。

“先生，没吃茶吗？”她赶快拿了杯子去倒茶，那刚刚下楼时气喘的声音还在喉管里咕噜咕噜的，她确是年老了。

来了客人，许先生没有不下厨房的，菜食很丰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可是平常就只三碗菜：一碗素炒豌豆苗，一碗笋炒咸菜，再一碗黄花鱼。

这菜简单到极点。

鲁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到了一张，是译《死魂灵》的原稿<sup>②</sup>，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希奇。许先生倒很生气。

鲁迅先生出书的校样，都用来揩桌子，或做什么的。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半道，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校样给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这怎么可以？鲁迅先生说：

“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

到洗澡间去，那边也摆着校样纸。

① [许先生] 鲁迅的夫人许广平。

② [是译《死魂灵》的原稿] 应为鲁迅翻译《表》的原稿。参看许广平著《关于鲁迅的生活》。

许先生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不然就是一边谈着话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干枯了的叶子。许先生每送一个客人，都要送到楼下的门口，替客人把门开开，客人走出去而后轻轻的关了门再上楼来。

来了客人还要到街上去买鱼或鸡，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去工作。

鲁迅先生临时要寄一封信，就得许先生换起皮鞋子来到邮局或者大陆新村旁边的信筒那里去。落着雨的天，许先生就打起伞来。

许先生是忙的，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头发有些是白了的。

夜里去看电影，施高塔路的汽车房只有一辆车，鲁迅先生一定不坐，一定让我们坐，许先生，周建人<sup>①</sup>夫人……海婴，周建人先生的三位女公子。我们上车了。

鲁迅先生和周建人先生，还有别的一二位朋友在后边。

看完了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先生又一定不肯坐，让周建人先生的全家坐着先走了。

鲁迅先生旁边走着海婴，过了苏州河的大桥去等电车去了。等了二三十分钟电车还没有来，鲁迅先生依着沿苏州河的铁栏杆坐在桥边的石围上了，并且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的吸着烟。

海婴不安的来回乱跑，鲁迅先生还招呼他和自己并排的坐下。

鲁迅先生坐在那儿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

鲁迅先生吃的是清茶，其余不吃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家里都不预备。

鲁迅先生陪客人到夜深，必同客人一道吃些点心，那饼干就是从铺子里买来的，装在饼干盒子里，到夜深许先生拿着碟子取出来，摆在鲁迅先生的书桌上，吃完了，许先生打开立柜再取一碟，还有向日葵子差不多每来客人必不可少。鲁迅先生一边抽着烟，一边剥着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鲁迅先生必请许先生再拿一碟来。

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只记得烟头上带着黄纸的嘴，每五十支的价钱大概是四角到五角，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烟听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来客人鲁迅先生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

① [周建人] 鲁迅的三弟。